

一个在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大家庭里长大的普通老者，以一个亲历者的平民身份来体味人生感悟与细察世情百俗，通过五百余篇短文（以一种平和和自然阅历人生的语调来讲述）和亲手绘制的六百幅绘图（凭藉一个建筑设计师的画功描摹而成），生动有趣地描述了自己的童年、家庭、求学和婚恋等故事，同时旁触到上一个世纪北京的百样风俗、人物、自然景观及人文建筑等方面的变迁。有亲历其境的平和之记叙，无个人局囿的好恶之评议。涉及内容丰富广阔，既有小人物的命运、小情怀、小欢乐，亦有百年中国的大历史、大事件、大悲欢，涵括祭祀、父道、碎影、商贩、现场、流影等渐渐在消逝的人生百态。舒展开来，就是一幅平民私人手绘的“北京二十世纪清明上河图”，一个北京大家族三代人“流年留影的世纪中国烟云”。

关庚



1939年出生于北京欢畅大院。

1964年清华大学土建系毕业。

上世纪，由于时局的变乱，父亲的早逝，家道逐渐衰落，幸而，得逢解放了的新社会，上大学，入社会，开始了不同于祖辈父辈的新的奋斗人生。

先后参加了北京一系列大型建筑的施工工作，如新华社、西南冷库、同仁堂、人民大会堂维修改造、东方广场及国家大剧院等工程的建设，为上一世纪北京城貌变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。

我的上世纪

一个北京平民的私人生活绘本

关庚 文/图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生其一 一

玩儿其二 一三

大院其三 四三

家人其四 六一

父道其五 七五

祭祀其六 八九

碎影其七 九九

学伴其八 一〇九

零嘴儿其九 一一九

商贩其十 一二七

变迁其十一 一五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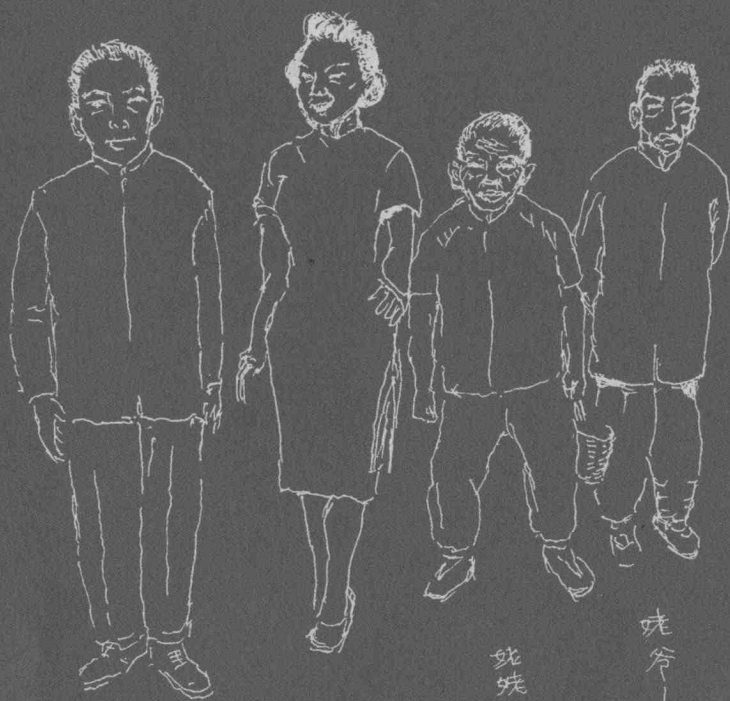
建国其十二 一六五

拾趣其十三 一七七

青春其十四 一八九

清华园其十五 二〇一

年华其十六	二一七
现场其十七	二三一
离伤其十八	二四九
亲爱其十九	二五七
流影其二十	二七三
故事其二十一	二九三
见证其二十二	三〇七



呆子 / 黄佩华 / 程生父

大妈妈 / 呆子的夫人 / 我生母

姚姚 / 呆子和我的母亲 / 我的某地

姚爷 / 黄佩华 / 我的某爷 / 呆子和她的父亲



黄德 我的弟弟 七八岁 个子高瘦 很可爱 是菜场里的常客

黄品 我的弟弟 二姐 菜场的常客

我生母之弟 我的弟弟之
人 全 曾

黄茹文 我的亲妹之
小 兄

采文的大女儿 我的二亲大姐
冬 姐 之 一 黄 茹 文

的 哥哥 我的哥哥

傻 哥 之 一 黄 朋 之 小 弟

因为我从小被正迷信地吓唬过叫娘。
娘——黄墨倩，采采的亲娘，我的亲妈妈



小 毅 我的女儿
小 白 采
我采人大开的心

出生

我于1939年12月19日出生。由于我的大姑结婚后没多久我的姑父（关鹤柴）就去世了，大姑一直寡居，很孤单，故与呆呆商量，在我出生三个月时把我过继给了大姑。从此，我的大姑就成了我娘，而我的亲生母亲就成了我的大舅妈。

娘把我抱过去时，因为太小还要吃奶，所以娘就卖掉了位于官园的房子，搬到了自己的娘家居住。呆呆住前院，我和娘住后院，每次吃奶时，娘把我从前院后窗递进去，大舅妈把我喂饱后再从后窗递回来。这样递来递去，一直到我上幼稚园前。由于这样递来递去的情形历时太长，所以，直到现在我还留有很深的印象。



出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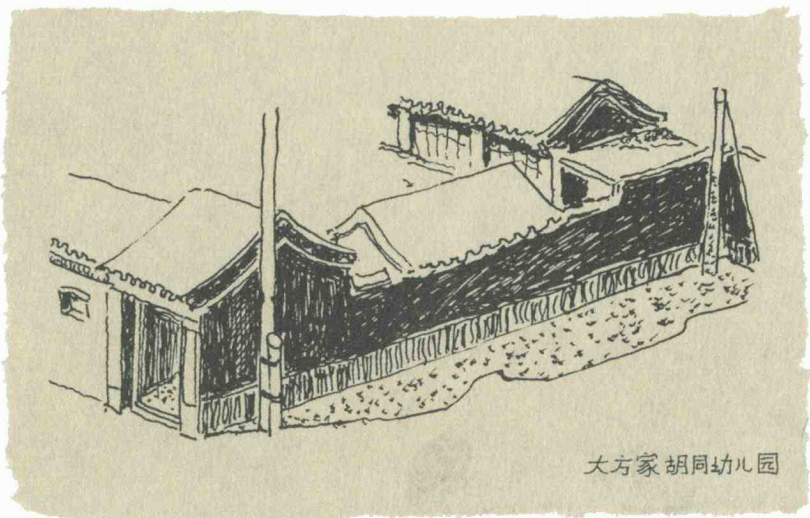


腿疾

腿疾

听娘说，我出满月没过多久，右膝关节处肿起一大疙瘩，大舅妈抱着我去东单三条当时的德国医院去诊治，不料外国大夫说：“你抱他去协和医院把腿锯了吧，骨头已坏死了。”大舅妈不敢做主，又把我抱了回来。姥姥说：“我宁要死的也不要一条腿的。”

于是大人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情，请来了八号黄门老太太。老太太六七十岁，有一个大气累脖子，会一些医术，常给街坊邻里看一些小病。她来了以后用棉纸捻成一个签子，捅破了腿上的大包，挤出半茶盅的脓，然后贴上一贴她自制的膏药，当晚我就好好地睡了一个大觉。一个星期后揭去药膏，就全好了。至今，我右腿关节里侧还有一个很深的疤。



大方家胡同幼儿园



我最心爱的两本小人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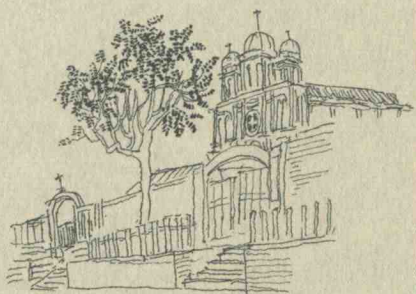
大方家胡同幼稚园

1943年至1946年，我在大方家胡同幼稚园上学。这期间正赶上日本投降，日本孩子一下全都不来上学了，日本玩具在学校的后院扔得到处都是。我记得幼稚园一共搬了三次家：最早是搬到新鲜胡同东口路北，第二次搬到了八大人胡同中间路南，最后一次才搬到大方家胡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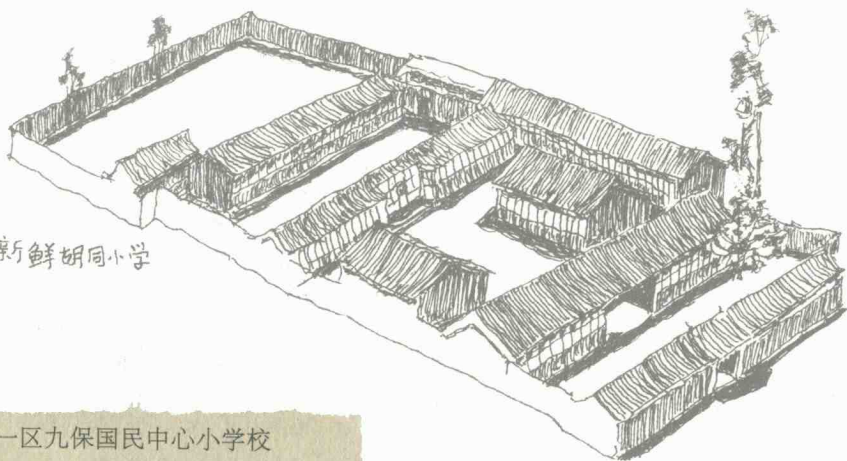
我最心爱的两本小人书

日本投降以后，儿童书大量出现，绝对不亚于当前。我在同学家看到了这两本以后爱不释手，软磨硬泡让娘给我买了回来，一本是外国人画的《泰山历险记》，一本是国人画的《鲁宾逊漂流记》。

我看得几乎都能倒背了，一直把两本看烂，目前那些画面记忆犹新，还能给默画下来。



惠我小学

姑姑
奶奶

新鲜胡同小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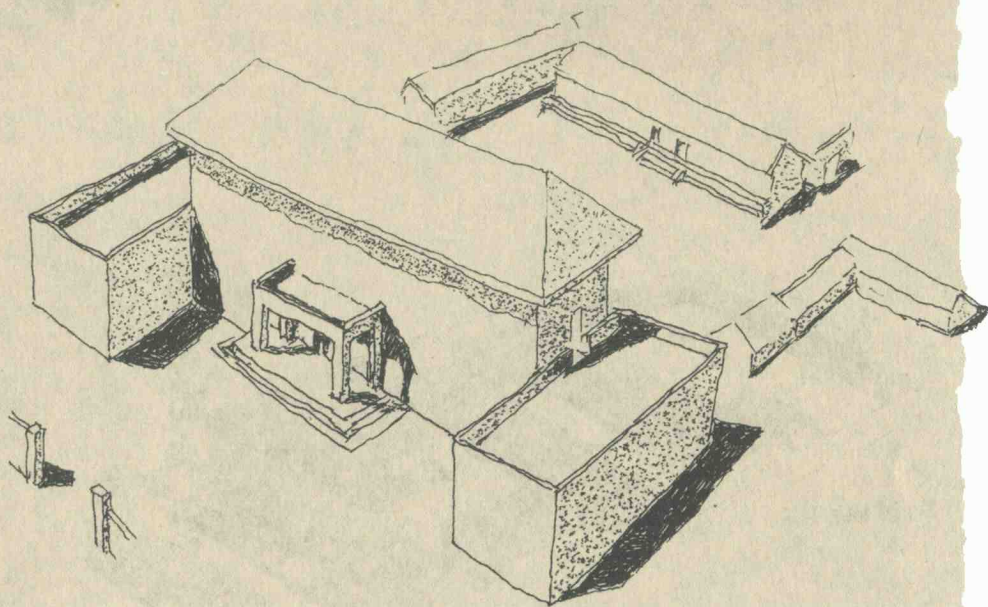
一区九保国民中心小学校
(现新鲜胡同小学)

1947年至1950年，我在一区九保国民中心小学校上初小。学校分西校和东校两部分。西校是小学一、二年级。东校是小学三到六年级。我在西校上完一、二年级，到东校上了三、四年级后就考上了八面槽小学。

惠我小学（现北京八面槽小学）

惠我小学是东堂办的教会学校。学校的北面紧临天主教堂，一到圣诞节时，天主教堂就钟声大作，教徒到门前作祷告。天主教堂里的姑奶奶全是外国修女。1951年至1952年我在此上完了五、六年级。五十年代初期，惠我小学改名为北京八面槽小学。

北京廿四中学



二十四中

1953年至1958年，我在傻哥哥的提议下报考了大同中学，由于当时北京所有的私立学校都要改为市立学校，所以后来学校就改名为二十四中学。

我为什么学了土建



清华大学

1958年至1964年，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土建系。刚一入学就遇到了全校的教育革命，整个学校的教学秩序都被打乱了。我们什么都没学到，学制从四年制改为五年制。还好，学校很快就进行了纠偏，学校的教学秩序恢复了，我们的学习也进入了正轨。我们在校的几年里学到了很多知识，也结下了深厚的同学情谊。

我为什么学了土建

有一年大年初一，娘带我去东岳庙烧香。

本来要拜药王，结果错进了鲁班殿。女人是不进鲁班殿的，等点香下跪后才发现拜错了，娘赶紧拉着我就往出跑，后面不断传出取笑之声。

后来当我考上清华土建系时，娘说都是当年拜鲁班的功劳！

汽修厂四清



建筑学校

1964年至1965年，清华毕业后我被阴差阳错地分配到北京市汽修四厂。到汽修厂后又分配到总厂设计室，学习设计汽车外壳，这工作与我在清华所学的专业一点也不沾边。后来经我与厂里解释，把我又调到当时的四清工作组搞四清工作，直到四清结束后我才被人事局重新分配到北京市建工局。我到建工局报到后被分到半工半读建筑学校。

一建公司

1965年至1969年，我在半工半读建校任教。其实半工半读学校的出现就是一个不祥的预兆，在刚出台时就被扣上了大毒草的帽子，随着刘少奇的倒台，半工半读学校苦苦地支撑到六十年代末也被解散了。我们这些老师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，我回到建工局被分配在下属的一建公司工作。

1969年至1985年，我被一建公司安排在五营一连。报到时，接待我的工作人第一句话就是“欢迎您给我们带来了毛泽东思想”，我心想这回可能碰到好运了，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下放班组劳动，一直到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，我的下放生活才结束。下放劳动结束后我成了一名技术员，又由技术员变为技术队长，到后来当上了工区主任、公司总工办主任。十六年说长不长可说短也不算短了，这些年我经历了太多的事，从1976年的大地震、几位领导人的去世以及抢建纪念堂到公审四人帮，国家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，我的命运也在不断发生变化。我开始负责承建一些大型建筑的施工工作，如新华社工程、西南郊冷库工程、同仁医院工程等等。我在清华所学的知识也终于可以学以致用了。